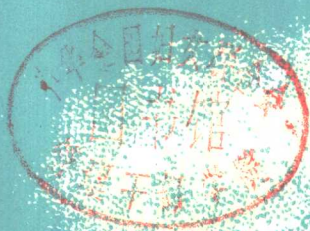


亚非拉文学丛书

谷口善太郎 小说选

卞立强译



图书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谷口善太郎小说选

〔日〕谷口善太郎著 卞立强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谷口善太郎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开本32 印张7.875 插页2 千字172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500册

书号：10313·30

定价：1.10元

译者前言

谷口善太郎（1899～1974）是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位工人出身的革命作家。我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界曾经介绍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所以他对我国的读者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谷口出生于石川县能美郡国府村一个贫农家庭，小学毕业后入陶瓷工厂当工人。1922年在京都创立京都陶器职工会和京都联合会，任工会主席，并于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以后作为职业革命家，专门从事工会运动，曾任日本工会评议会中央常委。1928年被捕入狱，后因病保释出狱。他在家养病期间，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暗地里从事著述，写有《日本工会评议会史》，并化名须井一和加贺耿二，发表了《棉花》、《三·一五事件插话》、《愚弄》、《少年的合唱》、《雪夜的故事》、《学徒工》等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清水窑》等，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重新获得了公开从事革命活动的自由，曾任日共中央委员，六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但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的期间，又遭到“剥夺从事公职”的镇压，这时他又从事创作活动，写了《旅伴》、《狗和小偷》等作品。

从谷口以上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主要还是一个工会运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战后日本

遭到美国占领，国内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拿起笔来从事革命的创作活动。也就是说，他是把文学创作活动当作革命斗争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他的这种特殊的创作经历，必然使得他的作品要反映日本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当时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反侵略战争的斗争。尤其是他本人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童年时代是在遭到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农村中度过的，以后又当过工人，有着遭受资本家剥削压榨的亲身体验，接着又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总之，他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从事创作，写的都是他十分熟悉的人物和事件，所以显得真实具体、形象生动，很有感人的魅力。如这里所收的《棉花》，是谷口最早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同时也是日本后期无产阶级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它以棉花为象征，通过一个佃农家庭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明治维新以后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农村在封建地主制和新兴资本主义的压榨下，贫苦农民彻底破产，被迫流入城市变成工资劳动的奴隶，以及他们从沉睡中觉醒过来，积极投身于争取自己生活权利斗争的过程。这部作品结构完整，气魄宏伟，反映了当时时代的巨大主题；而另一方面，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写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尤其是地主逼租逼债和主人公川上源治的姐姐被逼丧命等场面和情节，写得生动细腻，感人肺腑，很有典型意义。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以艺术的形象描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农民破产的历史，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日本的农村和社会很有价值。

谷口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并不断扩大对外侵略战时登上革命文学舞台的优秀作家。当时不仅革命的进步

的文学遭到镇压，就连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学也遭到种种的抑制，文学的园地几乎变成不毛之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谷口发表了具有反战主题的小说《愚弄》、《庄五郎老爹》等作品，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刻划，揭露了统治阶级驱使人民为侵略战争卖命的卑劣的欺骗手腕，说明侵略战争也给日本的普通人民带来了不幸和灾难，反映了人民厌战反战的情绪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同情。象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军国主义浪潮席卷整个日本的情况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时期的抵抗文学时，应该说谷口是一位决不能忽视的作家。

谷口的作品不仅反映了时代的重大主题，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在上面提到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好的结合。这里所收的揭露特务奸诈凶残嗜血的《雪夜的故事》，以及暴露资本家伦理道德沦丧的《学徒工》等，都可以说是具有积极思想主题的艺术珍品。通过他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日本的社会现实，从中得到教育，而且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艺术技巧，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谷口的作品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棉花》这部作品，时代背景的交代主要是依靠生硬的理论的阐述，缺乏形象，读起来显得枯燥；作品的结尾虽然反映了当时革命者的主观愿望，但今天看起来，这种愿望并没有立足于对残酷的现实阶级斗争作冷静客观的分析的基础之上，所以只能是一种带玫瑰色的梦想。这些缺点和不足，可以说是当时革命文学较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表现，是和当时日本革命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的缺点及历史局限性分不开的。所以正如要积

极评价日本战前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一样，谷口作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的地位是决不能忽视的。

最后想附带说明一点：我国解放后十七年主要翻译介绍了日本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以及友好作家的作品；最近六、七年来，由于思想获得解放，在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上较之十七年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各种流派、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作品都有了较多的介绍，开创了翻译介绍日本文学的新局面，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也不可否认，相比之下，我们对日本的革命文学翻译介绍太少。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在当时的世界革命中是站在前列的，而且和我国三十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鉴于中日两国革命文学的历史渊源以及我国当前翻译介绍日本文学的现状，我认为多介绍一些日本革命文学，包括象谷口善太郎这样作家的作品，还是十分必要的。

卞立强

1984年1月14日于北京大学亚非所

目 次

译者前言	1
三·一五事件插话	1
棉花	20
愚弄	89
儿童的歌声	110
庄五郎老爹	146
雪夜的故事	151
学徒工	177
美丽的大自然	206
土地属于谁?	215

三·一五事件·插话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的清晨，天还没有大亮，一个身穿破旧西服的汉子，从京都市郊外的山科镇的小车站乘上了京津线开往大津的电车。他约莫三十来岁年纪，尽管穿着西服，蓄着胡子，但又瘦又脏，显得十分寒伦。

车厢里的乘客稀稀拉拉。他找了一个拐角坐下，把随身携带的一只红色的小皮箱和一个装得饱鼓鼓的包袱谨慎地放在身旁。于是他打开今天晨报，做出一付沉着冷静的样子。其实他内心里非常焦急，并没有看打开的报纸。每当电车靠站时，他那清癯的眉宇间就闪现出一种敏锐的神情；电车开动后，才慢慢地平静下来。几乎每隔一分钟，他都要看一看手腕上那块银色的表。看到他这副神情，会以为他是希望快点到达大津市，或者尽快离开京都。

电车过了山，快到大津市了。不知什么缘故，他不在方便的终点站下车，却慌慌张张地在前一站的一个冷落的小站上下了车。他的这种举动，在谁的眼里看来都会感到意外。

● 1928年3月15日开始，日本当局在全国搜捕日共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日本历史上称为“三·一五事件”。

过了不一会儿，他出现在天津站的候车室里。他是不是办完了事情，现在要乘火车回山科呢？这么乘车很不方便呀。不过，他买的不是到山科的车票。

“给一张到拓植的票。”

“……”

从天津到拓植完全顺路，售票员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很快把车票卖给了他。他拿了票，把行李往候车室的椅子上放，立即走出了车站。

这时恰好是上午六点二十分开往拓植的上行列车和六点三十二分去下关的下行快车在天津站会合。去拓植的车开始剪票了。乘客们——因为是小站，人数很少——冷得缩着脖子，哩哩啦啦地走进剪票口，经过天桥，向月台上走去。可是，这些乘客中并没有刚才的那个汉子。

时间愈来愈紧迫，去拓植的列车轰隆轰隆地进站了。下行列车很快也要到来。剪票员大概以为再没有乘客了，喊了两三声“上行开往拓植！”准备关闭剪票口。这时，那个汉子才匆匆忙忙地跑过来。他抱起行李，简直让剪票员剪票的时间都没有了。

“快点！快点！”

好不容易听到咔嚓一下剪票声，他抓过车票就朝天桥上跑去。可是火车已经开动，下行的列车也开始剪票了。

下行二、三等快车进站了，刚才的那个汉子夹在几个新的乘客中，走进了车厢。——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乘上行的列车了。不过，谁也没有注意这一件事。

下行列车一离开天津，很快就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刚才的那个汉子双手提着行李，一直站在三等车厢入口处的厕所

旁边。当火车钻进隧道，车内的乘客突然觉得灯光发暗的那一瞬间，他提着行李，飞快地钻进了厕所。

列车穿过两条长长的隧道，不一会儿就到了京都车站。这中间足足有二十分钟。可是那汉子还没有从厕所里出来。

在京都站停了五分钟，火车又开动了。穿过京都郊外的铁桥时，那个厕所的门才打开来。但出来的并不是那个蓄着胡子、穿西服的汉子，而是一个身穿和服长外褂、脚着白布袜子、没有胡须、温文尔雅的男人。不过，仔细一看，他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的那个汉子。看来他是在厕所里化了装。

他一出厕所，就慢悠悠地走进隔壁的二等车厢。他在车厢的中间找了一个空位子，先把行李放上架子，然后坐了下来。季节已是春天，但窗外还是一片冬天肃杀的景象；黑色的近畿平原在明亮的晨光中裸露出它那丑陋的肌肤，向后移动着。他打开皮箱，取出一本《苦乐》杂志，哗啦哗啦地翻阅着。

二

四天前发生了三·一五事件。在那天的破晓，拿京都市来说，从大学教授的住宅到工人区的贫民窟，凡是被认为跟无产阶级运动有关系的人们的住房或办事处，都象遭了火灾似的被抄得乱七八糟，近百名工人、农民和学生遭到了逮捕。市区的各条要道上都站着便衣警察；摩托车和警车载着下巴下系着帽带的警察，到处横冲直撞。搜捕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到处都发生了追捕和格斗。街上异常波动，人们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而现在这个化了装的汉子，正是逃脱了这次大逮捕毒手的京都的共产党员村山秀夫。他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从天津

市乘上了开往下关的快车。

事件发生的那天清晨，村山在自己家里睡觉的时候遭到了突然袭击。从党在二月大选^①中的活动情况来看，早已预想到最近一定会发生大逮捕。而且村山一向遵守“经常保持警惕”这条党员生活的铁的纪律，对自己的周围始终保持着警惕；尤其是在三月以后，他跟细川同志在工厂区找了一个秘密住所，决定晚上一定要在那里过夜。可是，偏偏在这个最关键的日子，他失去了警惕。原因是他不放心去年秋天刚出生的二女儿的病，回到自己的家里住了一宿。不过，对当时的党员来说，犯这样的过失也并不奇怪。当时党刚刚开始公开活动，而大多数党员都是属于党的方针转变以前的合法团体，他们的面目一向暴露在外面。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那种跟党员生活很不协调的“家庭生活”。

村山已经好久没有在自己的家里过夜了。一旦回到家里，还没有照看孩子就感到非常疲累了。士兵一旦离开战场，紧张的情绪就会松弛下来。在带病的妻子尽心的侍候下，他在自己家中睡惯了的床上，一下子就陷入了深沉的梦乡。

快近黎明的时候——不，可能是三点钟左右，只听门前一声巨响，他惊醒过来；他感到不妙，飞身一跃而起，但是已经晚了。一伙警察踏过踢倒的门扇，穿着鞋子^②就蹿进了他们的卧室。毫无办法！就连防御都来不及了，睡衣还穿在身上，就被摁倒在那里。

“混蛋！你们要干什么？用不着这样，有事随时都可以跟

① 1928年2月，日本进行第一次大选。日本共产党通过在它影响下的合法的工人政党——劳动农民党，积极参加了这次大选。

② 日本人家里铺着席子，进屋也要脱鞋。穿鞋进屋是极其粗野的行为。

你们去。混蛋！”村山被两个恶狠狠的警察拧住胳膊，气得他大叫大喊地骂起来：“放开！强盗！滚出去！”

也许是因为村山已经叫他们抓住了，一个面熟的便衣警察好象是这伙人的头头，只是抽了抽鼻子说道：“得啦，得啦，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嘛！……对了，没脱鞋子进了屋，这是不好。喂，各位把鞋子脱掉！不过，你心里也该明白吧，跟咱们走一趟吧！”

“哦，还有，村山先生，”另一个特高警察^①说，“家里还得让我们搜一搜。当然，等天亮之后也可以。”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村山心里很生气，但还是试探着问了问。——要是自己想错了，跟他们去一趟也没关系。

“咱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把睡衣换一换吧！”

“不能带他走！”他的妻子护着一直在哭叫的两个孩子，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带着哭声说：“孩子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真要人的命啊！真要人的命啊！……”

她和孩子一起哭了起来。

“孩子？”

“是呀。孩子病了。肺炎。这一两天正是危险期。我们正愁得睡不好觉。你们真的要带我走吗？”

“这也是怪可怜的。不过，咱们一向是执行上头的命令，没有办法。”

“狗东西，事已如此，也只好认了。先出了门再说吧。”——他暗暗地这么下了决心。于是对妻子说：“还不知道是因

^① 全名为特别高等警察，略称特高，是日本战前专门镇压所谓“思想犯”的警察。

为什么事哩。先去看看，很快就会回来。你好好地照料孩子。元子，你在家要听话。”

他冷静下来，换好了衣服，三个警察拥着他走出门去。

妻子除了忠实于他外，其他什么也不懂。她大概还以为这次的逮捕仍和往常一样，十分平静地把丈夫送到门外说：

“可要保重啊！”

“嗯，你也要注意身体！”

村山的家是在京都郊外一条有着电影制片厂的街上。从这里到所属的U警察署还有一段相当远的路程。天还没有亮，他被三个警察前后监视着，在市郊新开辟的结冰的街上走着。

他一出家门就瞅着逃跑的机会。就这么给关进牢房，那太窝囊了！天还黑着，新开辟的市郊的道路纵横交错。幸好身上还没有缚上绳子。至于腿脚么，三个月前未被解雇的时候，在S铁工厂里也算得上是个有名的飞毛腿。对！要逃，乘着未到警察署之前就逃！

经过临时存放神輿的K神社的时候，他毅然下了决心。他朝四周一看，也许是对村山装出的老实态度感到放心吧，三个傻瓜警察都聚在他的左方。说干就干，良机莫失！——一刹那间，村山矫健的身子象箭一般蹿进了K神社黑魑魑的院子里去了。

“他妈的！”

三个警察撒腿就追。有个家伙大概手里还拿着捕人的绳子，一开始还抛出了绳子，似乎要试一试他这得意的宝贝，可是已经沾不到村山的边了，反而使他自己的行动缓慢下来。

村山跑呀、跑呀，冲破了黑暗，从神社的院子跑进后街，从后街跑进胡同，穿过竹林，经过正在建造的房子旁边。这

里是他多年居住的地方，地形熟，身子轻，他一边听着背后紧追着的三个人的脚步声，一边巧妙地绕着道，曲曲弯弯地向前飞奔。

当天夜里到处都戒严，村山跑到他的秘密住所附近去看了看。秘密住所设在工厂区一家邋邋遢遢的小面馆子的楼上。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附近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了。

以后在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三天当中，他挨个儿住在参加革命运动以前的一些老朋友的家里。这些老朋友根本不知道现在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村山不仅让他们同意自己住在他们的家里，而且还找出各种借口，筹措了一笔钱。最后住在郊外山科的一位朋友的家里时，他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这位朋友，做好了流亡国外的准备。

在这四天当中，村山想尽一切办法了解被捕同志的范围和运动遭受损失的情况。他越了解越感到这次搜捕很彻底，涉及面很广，情况十分严重。空前严密的戒严，弄得他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他感到就这么转入地下活动也是不可能的。他开始考虑流亡国外的计划，并做好了准备。

村山在大津车站拿着去拓植的车票上了开往下关的快车。火车在京都停留的时候，他在厕所里拿到了去下关的二等车票和加快票。这一切都是山科镇的那位朋友今天早晨跟他商量好，为他准备的。

三

下关、釜山轮渡码头的夜晚。

巨大的渡轮黑魃魃地停靠在码头的旁边。稀疏的路灯在仓库和货堆之间发着冷光。风是那样的寒冷。隔着黑暗的大海，隐约可以看到对岸门司的灯光。夜深了，连波涛的声音也带着寒意。

人们在码头上排成长队，互相拥挤着。他们都是准备搭乘晚上十点半的轮渡的。村山提着一个红色的小皮箱，也挤在人群中。

他回想起一个同志跟他谈过的一段话：

“……我到了哈尔滨，就住在妓院里。我想妓女中一定有人去过西伯利亚。果然有。好厉害的娘们！白军在的时候，她还经常到边境上去‘远征’哩。我跟她一打听，就决心采取措施了。嗨，太简单了！第二天早晨，我雇了一辆中国人的马车，拿出钱和武器，连吓带哄，一直朝北奔去。哈哈！走着走着就叫红军的岗哨给抓住了，关进了赤塔的监狱。只有这一次我才感到坐牢反而坐得了救。哈哈！……”

这位同志早在大正十二年事件^①时就到苏联流亡过。他的这个经验谈现在竟成了村山唯一的向导。村山也考虑过，现在采取这种原始的办法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是，仓促之间也没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不管怎样，先到满洲^②再说吧。于是他以工人特有的大胆，先买了到奉天^③的票。

排队的大多是朝鲜的男女工人。男的大多是扁平脸，穿的是西服，但既没系领带，也没穿外套；女的穿着短坎肩，披巾

① 大正十二（1923）年，日本当局利用发生关东大地震的混乱，屠杀了大批在日朝鲜人和日本的进步人士。

② 我国的东北地方。

③ 现在的沈阳。

好象是借来的。他们都双手提着行李，冻得一个劲地吸鼻涕。

这时，几个便衣警察大模大样地走过来，恶毒的眼光挨个地盯视着队伍中的每个人。他们就是刚才在车站和税关上的那几个家伙。

“呸！这些狗东西的劲头真不小啊！他们在那里盘查过了，又到这儿来监视，恐怕在船上还要搜查一整宿吧。不！慢着，他们这样干，也许是为了搜查一个什么具体的目标吧！……”

村山想到这里，不觉大吃一惊——好容易跑到了这里，要是给查出来，那才叫窝囊哩！

村山赶忙把早已准备好的答话和申辩理由在心中重温了一遍。这时，队伍前头靠船的地方已经开始紧张的盘问了。

“你说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便衣警察的问话声。

“我刚才已经说了，是做买卖的。”

“我知道是做买卖的。我问你是做什么买卖。”

“做豆饼交易……”

四个便衣警察正围着一个戴眼镜、穿西服的男人盘问。队列乱了，人们都跑去围观。村山也跑去看看。在暗淡的灯光下，一看到那男人的面孔，他吓了一跳。这个人是他所熟识的神户的吉田啊！

“啊，吉田！……”他几乎要这么叫出声来。心里一惊，赶忙暗暗提醒自己：“冷静！冷静！决不能叫出声来！……”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回到队列里，极力抑制着心头的跳动，注意着事情的发展。

吉田反复地说明，他是大阪本町二丁目森田肥料批发店的店员，每年三月上旬都要到大连去做交易，今年因为有事而推